

昆虫记

Les Des Hommes Illustres

成人版 · 全译本 · 精 · 彩 · 阅 · 读

〔法〕法布尔◎著 高宇征◎编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昆虫记

The Insect World

〔法〕法布尔◎著 高宇征◎编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 高宇征编译.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518-1180-4

I. ①昆… II. ①法… ②高… III. ①昆虫学-普及
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981 号

昆虫记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20mm 1/16
印 张 20
排 版 文贤阁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180-4
定 价 23.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目 录

昆虫的习性	1
蝉和蚂蚁的寓言	1
蝉和蚂蚁	10
蝉出地洞	16
螳螂捕食	27
灰蝗虫	35
绿 蚱 蜢	48
大孔雀蝶	54
小阔条纹蝶	74
象态橡栗象	87
豌豆象	104
菜豆象	125
金步甲的婚俗	141
松树鳃角金龟	149
意大利蟋蟀	155
田野地头的蟋蟀	160

昆虫的生活	168
圣甲虫	168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184
圣甲虫的造型术	197
西班牙蜣螂	206
米诺多蒂菲	217
南美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229
粪金龟和公共卫生	240
隧蜂	249
隧蜂门卫	259
老象虫	269
朗格多克蝎的家庭	282
朗格多克蝎	298

昆虫的习性

蝉和蚂蚁的寓言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声誉都是由各种故事传说建立起来的。然而，相较之下，童话自然比故事略胜一筹了。尤其是昆虫，不管它用什么方法，总能成功地吸引我们，因为昆虫有很多传说，至于这些传说的真实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譬如，有谁不知道蝉呢？就算不了解蝉的生活习性，但至少对它也略有耳闻吧。在昆虫世界里，还有比它更有名的昆虫吗？它日日只顾唱歌而不顾及以后的名声，早已经家喻户晓了。人们用简单易懂的诗句将这个故事传播：当寒风刺骨的冬季来临时，穷困潦倒的蝉向邻居蚂蚁乞讨食物，乞食者遭到了冷落，并被蚂蚁讥笑挖苦。令人意外的是，蝉却因此声名大噪。蚂蚁说了两句简短又冷酷的话：“您先前唱了又唱，

我听着十分舒服，好呀，现在您跳吧。”这两句话给蝉带来的名声远胜于它日日高歌所带来的赞誉。这已经深深的植根于孩子们的脑海深处，不可磨灭。

蝉生活在长有油橄榄的地方，大部分人并未真正见识过它唱歌的本领，但对它在蚂蚁面前的困窘落魄却是深知的，名声即源于此！一个类似于自然史一样道德受到践踏的备受众人争论的故事，一个优点只在于奶妈讲起来简单易懂的故事，它是名声的根基，而这种名声会像《小拇指》中的靴子和《小红风帽》中的烙饼一样紧紧牵引着人们对童年的记忆。有人说，儿童是一台装备优良的记忆器，习惯、传统这些信息一旦输入记忆库，是无法轻易抹去的。蝉大名鼎鼎的声誉应该归功于儿童，当他们还在牙牙学语时，就已经能断断续续地讲出蝉的悲惨遭遇。构成寓言的那些浅薄荒谬的东西被他们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寒冬来临时，蝉将永远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尽管冬天已经看不到蝉的身影了；蝉在蚂蚁面前将永远是一个乞讨者，就为了那几粒麦粒，尽管它柔弱的吸管根本无法将这种东西吸进去；蝉还将讨要苍蝇和蚯蚓，尽管它从来不以它们为食。这些荒唐又可笑的错误是谁造成的呢？拉·封丹应该为此负责，他的寓言因细致入微的描述让我们非常喜欢，但其中，对蝉的描述还有所欠缺。他早期寓言里所刻画的那些动物，例如，狐狸、狼、猫、山羊、乌鸦、老鼠、黄鼠狼等，他都十分熟悉，所以在描述这些动物的形态时，他总是将它们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

分。这些都是高地动物，生活在他的周边，是他的常客。他几乎每天都能观看到这些动物的生活，不管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是动物们私底下的，不过，在兔子雅诺蹦蹦跳跳的地方，是没有蝉的身影的。拉·封丹从来没有听过它唱歌，也从来没有见过它。他可能以为，这个著名的歌唱家应该是一只蚱蜢。

格兰维尔的画风优美，与拉·封丹的寓言配合得十分巧妙，但他也犯了一样的错误，在他的插图里，蚂蚁被打扮成贤妻良母的样子，它傲慢的站在门槛上，轻蔑的转过身背对着伸着爪子的乞讨者，旁边是好几袋子麦子，蝉则身穿单薄的裙子，头戴 18 世纪流行的阔边女帽，腋下夹了一把吉他，裙摆被寒风吹得随风飘扬，有一块甚至贴在了裸露的小腿肚子上。蝉的外貌与蚱蜢一模一样。格兰维尔和拉·封丹一样，根本没弄清楚蝉究竟长什么样子，他栩栩如生的将那个以讹传讹的谬误又再现了一遍。

不过也不能全怪拉·封丹，他那个寓言故事里所描写的蝉只不过是重拾了另一位寓言作家的牙慧而已。蝉被蚂蚁冷眼相待的故事如同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像我们的世界一样，由来已久。古雅典的孩子背着装满无花果和油橄榄的袋子去上学时，嘴里早已经将这个故事背得滚瓜烂熟了：“冬日里，天气晴朗，勤劳的蚂蚁将自己受潮的食物从洞里搬出来晒晒太阳，突然，一只饥肠辘辘的蝉走上前来乞讨食物，它想要几粒麦粒，吝啬的蚂蚁说：‘你唱了一整个夏天的歌，冬天

里就四处蹦跳吧。’ ” 尽管这个小故事有些枯燥，但这正是拉·封丹的主题。而这个寓言来源于希腊，那是油橄榄和蝉的故乡。难道创作这则寓言的是伊索？这令人怀疑，但并不重要，因为那位讲故事的人来自希腊，是蝉的老乡，作为同乡，他应该对蝉十分熟悉。我们村子里不存在那种没有见识的农民，他肯定知道冬天是没有蝉的。寒冬来临时，村子里面的人都会为油橄榄培土，用锹铲土时，大家都能认出蝉的幼体来。他们在小路边经常见到它，知道夏天来临时，这个幼体将如何从自己建造的圆洞中钻出地面；知道挂在细树枝上的它，背上裂开一道缝时，那就说明它将要脱壳了，当它蜕去比羊皮纸还要硬的外壳时，身体的颜色也会由浅变深，成为一只蝉。阿蒂卡的农民并不愚笨，他们注意到了就算连目光最短浅的人也能注意到的事物，他们同样知道我们村那些乡巴佬村民们所知道的东西。不管创作这则寓言的是谁，他都是处于十分有利的情况下的，想必他对蝉也是十分了解的。那么，这则故事的谬误源究竟来自何处呢？

拉·封丹还情有可原，暂且不追究了，但那位古希腊的寓言作家就不能原谅了，他只知道描写书上的蝉，却不知道去观察生活中每天像个铍钹一样鸣叫的蝉，他注重现实，却因袭传说。他只是古代故事陈述者的跟屁虫，他在复述那历史悠久的印度的某种传说。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印度人所描述的无远见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危害这一问题，却天真地以为编成故事的动物场景比蚂

蚁和蝉的谈话要有趣得多，也更贴近现实。印度人和动物是十分友好的朋友，他们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则故事中，最初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蝉，而是另外一种动物，准确地说——是另一种昆虫，其习性和故事中颇为吻合而已。

这则古老的故事在许多世纪里令印度河流域的贤哲们深思，令那里的孩子们回味无穷，它也许像历史上某个族长首次提出节俭持家一样年代久远，并代代相传。内容大致还是忠实的，但正如所有的传说一样，因为要适应当时高地的情况，一些细节便被岁月无情的扭曲。

希腊乡间并没有印度人所讲述的这种昆虫。人们便牵强地把蝉加进故事中去，就像在现代雅典——巴黎一样，把蝉与蚱蜢混为一谈。错已铸成，从此，谬误深深烙入孩子们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于是黑白颠倒，真假莫辨。

让我们试着为这个被寓言糟践的歌手翻案吧。我首先得承认，它是令人生厌的邻居。每年夏季，它们都被两棵高大繁茂的法国梧桐树所吸引，成群结队地到我家门前安家落户，从早到晚此起彼伏地叫个不停，震得我头昏脑涨。在这片吵闹声中我无法静心思考，思绪混乱不堪。

如果我不早起做事，那么这一天就会泡汤了。

啊！该死的虫子，我本想安静地待着，而你却成了我住所的一大祸害。雅典人居然把你养在笼子里，惬意地听你歌唱。如果是饭后小睡，一只蝉轻唱尚可，但若上百只一起聒

噪，就会震耳欲聋。你无法集中精神，这真是让人活受罪啊！你振振有词，说是你先来到这儿的，有权鸣唱。在我住到这里之前，那两棵法国梧桐树完全属于你，而我却成了树荫下的不速之客。但我要先告诉你：为了照顾给你写故事的人。你得先在你的响钹上装个减音器，压低你的叫声。

事实真相把寓言作家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当作肆意杜撰给摒弃了。

毫无疑问，蝉和蚂蚁在某些时候是有一些关系的，不过，这些关系与人们传说的恰恰相反。这些关系并不是出自蝉的主动，它从不依赖别人的帮助而活下去，而蚂蚁这个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它把所有可吃的东西全搬进了自己的粮仓。无论何时，蝉都不会跑到蚂蚁门前叫嚷饿，更不会一本正经地许诺将来连本带利一并奉还。恰恰相反，是蚂蚁饿得实在不行了，才跑去乞求那个歌手的。注意我说的是“乞求”！借是从来不存在于掠夺者的习性中的。蚂蚁剥削蝉，厚颜无耻地把它洗劫一空。我们要讲讲这种洗劫，这是至今仍无人揭晓的历史悬案。

七月炙热如火，午后酷热难耐，成群的昆虫干渴难忍，在枯萎打蔫儿的花上爬来爬去，想找点儿水解渴，而蝉却对普遍的水荒不屑一顾。它用它那如钻头般的细嘴，从自己那永不干涸的泉眼中钻出水来。它不停地歌唱着，落在一棵小树的细枝上，钻透那坚硬平滑、被太阳晒得汁液饱满的树皮。从钻孔中把吸管插进去后，便聚精会神地、其乐融融地

沉浸在汁液和歌声的甜美之中。

如果我们多盯它一眼，也许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悲惨事件。果然，众多口干舌燥的家伙在这口井周围转悠着，井边渗出的汁液暴露了自己的存在。它们一拥而上，开始时还有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见众多的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拥挤在甜蜜井口旁，当然最多的是蚂蚁。

最小的一只，为了靠近清泉，竟从蜂的肚腹下钻了过去，宽厚仁慈的蝉便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个头儿大的急得直跺脚，迅速地挤上前去，飞快地嘬上一口，又退了出来，跑到旁边的树枝上溜上一圈，而后又更加大胆地返了回来。不速之客的贪心迅速膨胀：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它们突然变成了一群胆大妄为的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掘井者从井边驱逐掉。

在这群冲锋陷阵的强盗中，最胆大、最决绝的就是蚂蚁。我看见一些蚂蚁在咬蝉爪，还看见一些蚂蚁在扯蝉翼，顺势爬上蝉背，拽蝉的触角。一只胆大包天的蚂蚁就在我的眼前咬着蝉的吸管，拼命地往外拽。

巨蝉被这帮蝼蚁折腾得失去了耐心，终于弃井而去。

它在逃走时还向这帮无耻匪类撒了一泡尿。对于蚂蚁来说，蝉高傲的蔑视无伤大雅！反正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它成了这口井的主人。但是，井泵已不再转了，井也很快干涸了。井水虽少，但却甘甜。一旦有机会它们将采取同样的

法子再喝上几大口。大家都看到了，事实把寓言臆想的角色彻底地调换过来了。厚颜无耻、强取豪夺的求食者是蚂蚁，而甘愿与受苦者分享甘露的能工巧匠是蝉。还有一点也足以把颠倒的情况扭转过来。经过五六个星期漫长的欢唱后，歌手生命殆尽，从大树高处跌落下来。它的尸体被烈日晒干，被行人踩踏。时刻在寻找战利品的蚂蚁撞见了它。蚂蚁当即把这美食扯碎，肢解，弄烂，搬到自己那丰富的食物库中去。我们甚至能看见蝉已奄奄一息，翼却在灰土中颤动的景象，此时的蝉伤心欲绝。

看了这同类相残之后，就不难看出这两种昆虫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古希腊和罗马对蝉有着极高的评价。人称“希腊贝朗瑞”的阿纳克雷翁为蝉写了一首颂歌，对蝉大加称赞。他说：“你宛如诸神。”但诗人称赞蝉的理由却并不恰当。按他的观点说蝉有如下三个特点：生于地下，不知疼痛，有肉无血。我们也不必指责诗人所犯的这些错误，因为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而且在有人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之前，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再说，在这种讲究对仗押韵的小诗句中，人们也过多关注这一点。时至今日，和阿纳克雷翁一样很熟悉蝉的普罗旺斯的诗人们，在赞颂它们视之为标志的这种昆虫时，也并没怎么关注真实的蝉。但是，这种指责却牵扯不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痴迷的观察家，一个严谨的务实派。他允许我从他的活页本中抽出一页普罗旺斯语的诗，他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着重描述了蝉和蚂蚁的关系。

诗中的诗意形象及道德评价责任在他，我的博物学园地上是长不出这样娇美的花朵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叙述的真实性，与每年夏天我在花园中的丁香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我把他的诗译成法语附在下面，但只是意思相近而已，因为法语中并不是总有普罗旺斯语的对应词。

蝉和蚂蚁

上帝啊，这炙热的天让人无处躲藏！但却是蝉的好时光，
它乐至疯狂，欢唱昂扬。

七月流火，收割忙。

金麦翻滚，细波成浪，劳作者弯腰弓背，辛苦劳作不
歌唱；

它口干舌燥，有歌难扬。

这是你的好时光，你该放声歌唱，

娇小可爱的蝉呀，

敲动你的翅膀，

扭动你的肚腹，亮出你的两片镜子。

农夫挥镰，刀起秆落，

刀光在麦浪中闪亮。

小水罐挂在割麦人腰间，

罐中装满水，罐口有草堵塞。

磨刀石凉快地待在木盒里，

不停地有水滋润，
而农夫在烈日下呼哧喘息，
只觉得骨髓都快煮沸。
可你，蝉儿，你可是有清泉解渴呀！
你那尖细的小嘴钻透细枝树皮，
出现一眼清甜多汁的水井。
糖汁顺着窄细的管道涌出。
泉水汨汨流淌，
你美美地吮吸欢畅。
啊！太平时光总不会这么长！
左邻右舍尽是窃贼，
外加散兵游勇流浪儿，
都看见你掘了一口甜井。
它们口渴难耐，痛苦地挪上前来，
意欲攫取你的一滴甜浆。
小心点儿呀，我的小可爱：
这帮饥渴非常的家伙，
先是恭顺谦卑，
转眼间就变成无赖疯狂。
它们先是沾沾嘴唇，
而后便不满于你的剩饭残汤，
它们抬起头来，想把一切沾光。
它们将会如愿以偿。

它们爪似耙，搔弄你的翅掌。
在你宽大的脊背上，
一阵爬上爬下地忙，
抓你的嘴，拽你的角，扯你的脚趾。
它们将你扯向四方，
让你冒火又惆怅。
你滋地一泡尿，
喷向这帮列强，
你便离开树枝，
远远地离开这群流氓。
可它们抢占了你的甜水井，
狂笑不已，满心欢畅，
津津有味地舔着玉液琼浆。
而这帮贪得无厌的流浪汉中，
尤数蚂蚁最强。
苍蝇、黄边胡蜂、胡蜂、鳃角金龟，
等等各色无赖、骗子，
都是被大太阳逼迫无奈来到你的井旁，
唯独蚂蚁是铆足劲儿地要把你损伤。
踩你的脚趾，挠你的脸，
捏你的鼻子，躲你腹下乘凉，
凡此种种，唯它最强。
这浑蛋拿你的爪子当梯，